

AI 与写作

前些日子，诺贝尔奖得主托卡尔丘克说，她会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她做研究。但对 AI 写作，她一直持警惕和批评的态度。AI 只是把人类已经写成的语料进行整合，这不是真正的写作。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题为“温柔的叙述者”，这是一个能够感知万物相连、对所有生命都抱有极大怜悯和同理心的视角，这种“同理心”必须依赖于肉体的存在和对死亡的感知。知道自己会死，体验过痛苦，我们才能真正对另一个生命感同身受。

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也发表过对 AI 的看法，她说生成式 AI 的毛病有两个：“大言不惭”与“垃圾进，垃圾出”。有记者问她是否担心 AI 会模仿她的写作风格，给她写一本回忆录。阿特伍德说，AI 绝对写不出来，“我的回忆录只打算写两件事，愚蠢和灾难。因为除了这两样，人生的其他部分都无聊透顶！人类读者想看的是那些痛苦、尴尬和灾难”。

作家总免不了被问到如何看待 AI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·普赫纳说，文艺工作者感到人工智能的威胁，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是以语言为基础的，所以作家抵抗 AI，要捍卫人类的创造力。普赫纳在全球旅行及教学，他说，这种抵抗意识在北美最强，在印度最低，在中国和韩国更低。他认为，印度人喜

欢佛教文化，佛教不太关注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别，中韩对新技术更为开放。而北美之所以抵抗意识最浓，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利益建立在版权基础上。普赫纳是《诺顿世界文学》的编辑，他号召作家们使用人工智能，他说，生成式 AI 在有效的使用语言，语言就是人类和机器相遇之处，人与机器共享语言模型。

作家们大多对 AI 很警惕，并宣扬自己的优越性，最简单的说法是 AI 根本不是在写作，“生成文本”不等于“写作”，AI 的

本质是根据语料库，计算出在“我今天”后面接“很开心”还是“去上班”的概率最高，它是在统计、拼接和模仿。真正的写作是一种人类意识的投射。人类写作时，每一个词的背后都有一个明确意图，AI 与现实世界没有“具身”联结。

我对这个问题也颇为关心，我当然认为作家不能用 AI 来写作，但是，写作不只是作家的事，很多人都在写作，学生也在学习写作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学生写作，也是根据范文（而不是语料库）来拼接和模仿，揣测什么样的作品能得到高分。有了 AI，学生可以把写作交由 AI 完成，再向 AI 学习。更重要的问题，生成式文本会不会取代写作？让写作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技能？从长远来看，作家式的写作会变成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，这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作家。民

从长远来看，作家式的写作会变成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……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 写字, 旅游, 锻炼